

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

中原夺鹿 淮海大战

寒风◎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

中原夺鹿 淮海大战

寒风◎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原夺鹿·淮海大战/寒风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9.4 重印

(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·解放战争/黎白主编)

ISBN 978—7—80171—295—0

I. ①中… ②淮… II. 寒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5174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)

北京通达诚信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10×1000 毫米

23 印张 404 千字

2009 年 4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

定价:42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

中原夺鹿

开 场

刘伯承、邓小平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解放战争第二年作战任务，将战争引向蒋管区，大举出击，经略中原。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夜，率晋、冀、鲁、豫野战军杨勇、陈再道、陈锡联、王近山四个纵队，以闪电之势突破蒋介石黄河防线，发起鲁西南战役，一举包围郓城守敌——国民党五十五军，同时以主力南下，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。

徐州大乱。

坐镇徐州的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，没料到刘伯承这一突然的猛烈的攻势，急电郟城守军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：坚守郟城，拖住刘伯承。随即向参谋长郭汝瑰下达命令，命令七十军、三十二军、六十六军、五十八军驰援郟城，命令一五三师东来策应，进占定陶，阻止刘伯承南下。调李铁军以十军、八十八军守备徐州，稳定局势。调王敬久从鲁中前线赶来鲁西南指挥对刘伯承的作战。

七月七日，顾祝同命令王敬久以七十、三十二、六十六、五十八的顺序，四个军沿郟城、金乡公路推进，向郟城搜索，索敌主力攻击。一五三师自定陶北进，策应东路部队，对刘伯承实行钳击。

七月十四日，黄昏。

顾祝同得到情报，七十军、三十二军在狼山一带全军覆没。宋瑞珂的六十六军被包围在羊山集。同时得到华东陈毅部三、八、十三个纵队突过战线，包围了济宁和邹县。济宁、滕县同时发报告急。

顾祝同呆然若失。情况突变，刘伯承突破黄河，陈毅又来到鲁西。刘伯承，陈毅将合兵一处……顾祝同急电南京。七月十九日，蒋介石乘专机，在八架战斗机掩护下飞临开封上空。

顾祝同和郭汝瑰从徐州起程来开封迎驾。

蒋介石高视阔步走下舷梯，没有把手伸给顾祝同，也不还礼，只是觉察不出地动了一下他僵直的颈项，就从顾祝同身边擦过。

郭汝瑰站在第二名，身子挺得笔直，神态高亢，立正敬礼。蒋介石点了点头，表示对郭汝瑰另眼相看。因为郭汝瑰不是唯唯诺诺之辈，敢于直言不讳，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，这点倒赢得蒋介石的器重。

今天蒋介石是带着兴奋之情驾临开封的。因为刘伯承、陈毅都窜到鲁西南来，证明共产党被他打得支持不住了，这样他可以一举两得，击破刘伯承和陈毅，则河北、山东唾手可得。特别是国府刚刚颁布了戡乱建国的总动员令。而且命令全国，通缉毛泽东。这都是蒋介石得意之作。

在陪着蒋介石往参谋部走的路上，郭汝瑰说：“刘伯承渡河作战，对他并不是上策，黄河以北有广阔的活动余地……”。

蒋介石听了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。他炫耀地说：“兵法云：‘故智将务食于敌。食敌一钟，当吾二十钟；烹秆一石，当吾二十石。’使敌财殫力屈。既然毛泽

东采用，‘诱敌深入’的打法，我则把战争推向共军地区，烧、杀、抢掠，摧毁共党政权和百姓生活。百姓生活无着，势必怨声载道。刘伯承、陈毅是在我大军压境的重压之下流窜出来，共产党已经支持不住了。”说着大步走进参谋部。他一眼看到北面墙上悬着的苏、鲁、豫、皖大地图。地图上大部是平原水网地带，人口稠密又是产粮地区。是最大的兵库、粮仓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资源。把共产党压迫过黄河以北，再以中原的全部兵力物力加之，何愁共产党不灭？看到这种形势，蒋介石不禁有一种盛气凌人、高傲之感。郭汝瑰洞察出蒋介石的心事：颁布了戡乱建国总动员令，又下令通缉毛泽东，决心破釜沉舟地一战，所以一切都往有利于自己方面去想。他知道，蒋介石斗不过毛泽东，军事上斗不过刘伯承，只是握有军事、经济上的优势，又有美国为后盾，才维持了现在的局面。而我至今还没寻找到共军主力作主力决战。六十六军又兵困羊山。他提醒说：“宋瑞珂坚守羊山集已经五天五夜。如果刘伯承攻不下羊山，就等于他鲁西南战役的失败。”六十六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，是蒋介石的心头肉。七十四师在山东孟良崮被歼，蒋介石几天肝火不熄，愤恨在胸。六十六军被困在羊山集，使蒋介石坐不住南京的“金銮殿”。

蒋介石走近地图，看他部队分布的现状。他想就近、从速调集机动兵力来鲁西南执行他的计划。他指着地图说：“从晋南和豫西调罗广文的十四军，调青年军二〇六师”。又从豫北地区拨下一个兵旗说：“调四十军过来。”又从武汉地区调五十二军，然后说：“十四军、四十军、二〇六师、五十二军组建第四兵团，交王仲廉指挥。”这是蒋介石的第一道命令。这一次来，蒋介石连下了六道命令。第二道命令：“王敬久从南往北压，王仲廉从西往东压。”第三道命令：“调五军、七军、四十八军、八十五军迅速驰援鲁西南。”他说：“我要在鲁西南和刘伯承决战。”

接着，蒋介石又下第四道命令：命令刘汝明这个老西北军的降将：“你的部队沿黄河南岸向东推进，占领菏泽以北的董口待命，必要时炸开黄河大堤，重演一九三八年故事。”

第五道命令：“命令顾祝同亲自赴商丘前线指挥作战。”

第六道命令：“命令王敬久迅速渡万福河解羊山集之围。”最后蒋介石宣布：“贻误战机者，杀无赦。”

顾祝同立即命令王敬久率五十八军北渡万福河，解羊山集之围。

王敬久冒雨作战，把六十六军的一九九师摆在前面，他亲自到万福河南岸时家店督战。用猛烈炮火掩护一九九师强渡。

二

作战科长张华报告：“王敬久意图渡河解羊山集之围。先头部队是六十六军的一九九师，王敬久亲自到时家店督战。”

司令部里听得到万福河上隆隆的炮声。

刘伯承司令员将放大镜照在时家店渡河点上。万福河只不过是一条普通的小河，因为水涨变得不易徒涉了。两岸一片平野，毫无遮掩，只有遍地的庄稼，做成了巨大的青纱帐，对我有利。向张华说：“从正面让开一个口子，诱使这个师渡河。”

张华问：“半渡而击？”

司令员摇摇头说：“半渡达不成全歼。要一九九师全部渡过万福河。”

外面是倾盆大雨，好像雨季提前到来，而且把所有地区的雨水都集中到黄河与东平湖之间的低洼地区，村庄、树木、庄稼、道路全被淹没在雨水里，大地一片汪洋，令人望而生畏。司令部的命令通过电话传达到前线部队。部队冒雨撤离万福河北岸。敌人用猛烈的炮火轰击我后撤部队，火光四溅，弹片与泥土横飞。一九九师开始渡万福河。

鲁西南战役又掀起高潮：争夺羊山集。

刘伯承司令员发起鲁西南战役，用的是：攻其一点，吸敌来援；啃其半边，各个击破。包围郟城，吸引顾祝同以四个军来援。啃其半边，是在定陶吃掉敌人一五三师，消灭了王敬久左翼掩护部队，以主力楔入王敬久的侧背，尔后一个回马枪，将王敬久沿郟城、金乡公路拉开的四个军的一字长蛇纵队分段切开。一出手消灭了蒋介石三个军，包围了一个军，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，迫使敌人仓促应战。蒋介石亲临开封，调八个军驰援鲁西南。加上原在鲁西南的六十八军，五十八军，共十个军来堵截刘伯承。

羊山集成了双方斗争的焦点。

七月二十二日下午，倾盆大雨从人们头上浇下来，部队冒雨发起冲锋，万福河北岸展开了白刃战，全歼了六十六军一九九师。五十八军和王敬久被阻在万福河南岸。蒋介石解羊山集之围的计划落空。

下一步就是打羊山集，全歼六十六军。

七月二十三日，晋冀鲁豫前线司令部接到毛主席电报。刘伯承司令员、邓小平政委、李达参谋长看电报。司令部里静默无声，好像没有人似的。

作战科长张华得到情况急忙赶来。每一次中央来电，都意味着新的决策到来，关系前线三军行动的准则。他急于想知道下一步的行动。一闯进司令部里，被这种静穆的气氛逼住，使他不敢再前进一步，也不敢退出去，站在门边不动，屏住气息凝神地注视着司令员和政委的神情。这时候中央来电，肯定对羊山集作战有关。

刘伯承司令员在一边踱步，一边沉思。

司令部宽敞、明亮、简朴，这是司令员对参谋部唯一的苛求。不求陈设，只求宽展。除地图和作战方案以外，屋内有足够的回旋余地，不使司令员的行动受到限制，因为刘伯承司令员总是习惯踱着步思索问题。如同司令员选择战场一样，要求宽大，有机动的余地。当张华出现在门口，司令员向李达参谋长说：“把电报给张华看。”他说：“统帅部的人，应当最先了解中央意图，应当胸有全局，胸有全局才好订出具体的措施。”

司令员踱到地图跟前，念着毛主席电文的内容：“毛主席指示我们，对羊山集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的把握，则攻歼之。否则，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，以半个月的行程，直出大别山，占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座县城，建立根据地，吸引敌人向我进攻。命令陈赓指挥四、九两纵，三十八军，八月下旬出豫西，建立豫陕鄂根据地，吸引胡宗南南顾。华东陈士榘、唐亮兵团，已经到了鲁西南，将掩护我南进。这就是中原南线三军反攻的态势。我军则迈出第一步：中央突破。打破了蒋介石的黄河战略。蒋介石正想把这破了的战线重新修复起来……”

张华看完电报，果不出他所料，毛主席的意思是羊山集可以不打，立即休整，尔后向大别山挺进。

刘伯承司令员问：“你的看法？”

张华说：“中央已经定了。”邓小平政委说：“毛主席是建议。”张华说：“电报指出，我们已经取得了主动权。迅速扩大主动权就是向大别山出动。对羊山集可打可不打，主动权在我……”

刘伯承司令员爱听听下级的意见：“你的意见，打，还是不打羊山集？”

张华为难地说：“不打羊山集，就等于我们在蒋介石的王牌军面前退下阵来……”

司令员纠正说：“是败下阵来。”

张华说：“打羊山集，歼灭敌人六十六军，将是一场硬仗，非比一般战斗。加上敌人大量援军正源源赶来，宋瑞珂会拚死固守羊山。”

刘伯承司令员单刀直入：“说你的本意。”

张华也开门见山：“我主张打羊山集。”

刘伯承司令员摘下眼镜一边擦着一边说：“我也主张打。”他说：“不打则退，退是退到黄河以北。不退则打。打羊山。不打不退却是何为？蒋介石多疑，会

引起他很多的猜测。我们行动的目的迟早会暴露，过早地暴露对我们不利。蒋介石会四处调兵围追堵截，给我造成被动。我们的计划是打羊山集，以羊山作诱饵，迫使蒋介石把他在中原的机动部队，几十个精锐师，陷到这远离交通线、道路匮乏又泥泞不堪的鲁西南来。”

张华说：“如果蒋介石不来呢？”

刘伯承司令员说：“会来的。我们和陈毅都集中在鲁西南，处在黄河和东平湖之间低洼地带，地区狭窄、背水作战、又是疲惫之师，这几点对蒋介石有很大吸引力。”

张华此刻才明白统帅部的意图。刘伯承司令员为的是引几十万敌人上当。当然，蒋介石也不是弱者，调集精兵强将，撒开大网来包围我军，逼我于不利条件下背水作战。战前休整不成，又有陷入重围的危险。他把眼转向政委。

邓小平政委笑了：“司令员已经定下来，还需要我来表态吗？我的看法：毛主席怕我们陷入具体事件不能自拔，忘却大事。我们正是为大局而确定打羊山集。蒋介石颁发了总动员令，公开打内战。急于想在军事上见到成效，鲁西南又是他的要害部位。有趣的是‘羊山集’一个考题，两家来作文章。”

纵队司令员和纵队政治委员相继赶到，全是一身水湿，宽敞的屋子顿时挤满了人。

刘伯承司令员走到桌子跟前。以他稳重的沉着的声调谈起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的身世来：“宋瑞珂是我们的老对手了，一九三三年，江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，让他逃脱了。当时他是十一师的一个团长。陈诚的嫡系都是骄兵悍将，有一股傲气，不把红军放在眼里，我们刚刚吃掉他的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，十一师继续前进，推进到江西宜黄的黄陂。李延年的九师守宜黄东陂，十一师越过东陂南犯青苔葛。那一仗十一师师长肖乾受伤，三十二旅旅长莫与硕受伤，三十一旅旅长黄维扎伤了脚，唯独便宜了宋瑞珂。冤家路窄，这次宋瑞珂送上门来。”邓小平政委插话说：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”刘伯承司令员宣布：“打羊山集，全歼六十六军。”人们顿时振奋起来，现在是迈出鲁西南战役决定性的一步。李达参谋长说：“我军突破敌人黄河防线，蒋介石非常着急，亲自到开封部署作战。调王仲廉指挥新组成的第四兵团，兵团下辖十四军、四十军、五十二军、青年军二〇六师。”

刘伯承司令员插话：“王仲廉是被我们打怕了的。和友邻协同作战，他是不敢当出头鸟来挨打的。”

李达参谋长说：“宋瑞珂手下只有一万多人。我们方面兵力得到加强，因而有迅速歼灭羊山集敌人的把握。”他指着地图说：“陈再道的二纵从西往东打，陈锡联主力从东往西打，以七旅和王近山纵队协同，夺取羊山集制高点——敌人的核心工事。杨勇纵队负责济宁和金乡方面的警戒。”

刘伯承司令员说：“各级指挥员必须亲自到前边看地形，选择冲锋道路，选择火力掩护阵地，纵队司令员带队。”

邓小平政委吸着烟，留神各纵队指挥员的表情。待司令员宣布过后，他站起来说：“如果打不下羊山集，就等于鲁西南战役的失败。鲁西南战役揭开大反攻的序幕。这一战役的高潮就是拿下羊山集，全歼国民党六十六军，这一仗只许打好，不许打坏。”

至此，定下决心，歼灭羊山集敌人。从邓政委口中说出这样的话，非比一般。这是整个统帅部的意志。邓政委是说不二一的。

羊山集真的成了斗争的焦点。我方部队开始新的调动和配备，紧缩对羊山集的包围。蒋介石几十万大军也向这里调动，部署对我的包围。这个大雨笼罩的鲁西南将有一场殊死的斗争。蒋介石不惜把精兵强将，大量的技术装备投到这里。

三

对羊山集敌人的攻歼，这是鲁西南战役关键的一仗，只有胸有全局才能定下这决定的一步。在鲁西南全歼蒋介石王牌六十六军，将显示无法估量的作用。决定千里跃进，决定大别山的斗争，调动更多的敌人就我。刘伯承司令员是深思熟虑的。邓小平政委看到了这一步，全歼六十六军将威震敌人阵营，鼓舞我军士气。所以宣布：只许打好，不许打坏。邓的发言落地有声，沉重有力。

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冒雨向前线走去。

鲁西南是华北大平原的中心。北接燕山山脉，南抵大别山，东有泰山，西邻太行，纵横千里，幅员辽阔。郟城、梁山、东平湖都在这里，这里曾经是震惊赵宋王朝农民起义的发祥之地。它的故事曾经写成一部传之不朽的杰作——《水浒传》，梁山好汉闹得轰轰烈烈，赵宋王朝的国防部长高俅，都作了他们的俘虏。正巧，近代史就从这里揭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大反攻的序幕，岂非天定。也许历史有意作如此的安排？

邓小平政委说：“阳谷县我们去过，没有注意武松打虎的景阳岗。地质年代不会变化得这么快，几百年会把一座山岗削为平地？也许我们走过的大山太多了，没把一个小小的土岗放在眼里。梁山还在。也不像《水浒传》上写得那么高大雄伟，水泊倒是名不虚传。”

在雨雾中望见高大羊山。

刘伯承司令员说：“这是泰山的余脉，从东北伸展下来，通过东平湖，南阳湖，散落在湖西的平原上。”

羊山出现在人们眼前，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平原上突起一座山岗，远远地看去，活像一只羊卧在万福河北岸的平原上。泰山母亲把它们放在这里玩耍，羊儿贪图这绿茵如毯的平地，玩耍起来忘了回到母亲身边。当它意识到丢失妈妈感到孤寂的时刻，已经再不能动弹了，化成一具翘首东望的石羊，带着无限哀思，向往着妈妈的怀抱，向往着南阳湖清凉的甜水，就这样日久天长，不知经历了几多岁月，直到有了人类，人们在他的怀抱里定居下来，繁衍子孙，终于成为一个人烟稠密的集镇。宋瑞珂把他的军部和部队刚刚扎在这里，就被人民解放军团团包围。

羊山，东面是羊头，西边是羊尾，中间是羊身，脊背隆起，高处有一座大庙，此刻是宋瑞珂的核心工事，全羊山的制高点。在羊山怀抱中间，山的南面，是两千多人家的集镇。因羊山而得名为羊山集。连天大雨，羊山集的西南、正南、东南全成泽国，被水包住，只有北面、正西、正东是干地，部队可以展开。

刘伯承司令员用镜子观察，远远地看羊山，真像一只绵善的可怜的小羊，在草地翘首东望，但当望远镜对准它的时候，刹那间，羊山突然放大，成了宠然大物向人扑来，一变它绵善驯服的模样，上面景物历历在目，羊山已经不是一座平常的小山，而是一座两公里长的巨大的堡垒。四围都是用重炮、山炮、迫击炮、火箭、轻重机枪、步枪等野战武器筑起的城堡。到处是工事、碉堡。火力巢，交通沟，向人展示出一副狰狞的面孔。短短几天工夫，宋瑞珂便改变了羊山的本来面目。

刘伯承司令员说：“敌人的指挥员都是军事院校出来的，有军事素养，熟悉野战筑城和火力配合，长于防守。如果我们稍一疏忽，就会招致不必要的伤亡。宋瑞珂就凭着这点固守待援，而来援的部队又都是蒋介石的精兵强将。”

邓小平政委说：“前两次攻击受阻，除去条件不具备之外，主要是指指挥员一不看地形，二不研究打法。这次要考勤，战场上考勤。”

自狼山战斗结束，前线司令部对羊山集又作了新的部署，把王近山和陈锡联投进来，从羊山东、北、西三面同时发动进攻。调一纵的炮兵和野战军的榴炮投入战斗。这充分显示刘伯承司令员的胆略。羊山集敌人装备优良，凭险固守，四外又有敌人强大的援兵，对我形成包围的态势。我们背后是黄河，背水作战，兵家所忌。又加上连天大雨，黄河水猛涨，随时有决堤之险。临出来时，刘伯承司令员嘱咐李达参谋长：“随时掌握敌情和水情。”李达参谋长说：“你留在家里。”刘伯承司令员说：“各级指挥员必须亲临前线，我不能例外。”司令员、政治委员一同前去，这一行动意味着这一仗只能打好，否则一切被动。

四野一片雨雾，什么都变成模糊的影子，此刻全军都在雨里淋着。从六月三十日夜，强渡黄河以来，已经连续战斗了二十多天，部队相当疲累。但是慈不带兵，现在情况紧张，不能再拖延。拿下羊山集，取得一个短期的休整，好去执行更为艰巨的任务：挺进大别山。这是一个伟大的壮举，期待着全军将士啊！

刘伯承司令员、邓小平政委，一直走过陈再道的司令部。

陈再道迎着司令员和政委，想让他们坐下，好听他汇报情况。

刘伯承司令员把手一摆说：“耳朵代替不了眼睛，否则眼睛就没用了，人没有眼睛就少了一种感官。五官就是五种接触外界的官能。各种官能各司其职，我们才可以对事物进行正确的判断，才不致于犯错误。”他们沿着隐没在青纱帐中的小路，向羊山集接近。

陈再道说：“我们计划三路突击，使敌人防不胜防。”

刘伯承司令员说：“敌人的指挥员都不是饭桶，他们天天在研究我们的战术，以便对付我们，我们不能墨守陈规，要研究敌人的特点和弱点，孙悟空七十二变，猪八戒只有三十六变，所以他总是受孙悟空的捉弄。”

陈再道说：“我多路突击，只要有一点突破就直插宋瑞珂的纵深，打破宋瑞珂的防御体系。”

刘伯承司令员说：“也剥皮，也掏心，剥皮的同时以有力部队直插敌人纵深。但是你必须注意敌人纵深火力对我的杀伤，既要突击，大胆穿插，也要作稳扎稳打的纵深战斗。我说的是‘纵深战斗’。”他强调一句。

陈再道领着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到部队冲锋出发地。战士们看见了司令员和政委冒雨赶来，都从隐蔽地探出头来。于是，野战工事，庄稼丛中露出一张张水湿的泥污的小脸，个个惊得说不出话来，看着司令员和政委只是笑，笑的那么甜，那么逗人喜爱。刘伯承司令员、邓小平政委也笑。这一笑感染了整个阵地上的人。虽然人们都被雨水淋得湿透，脸上却没有任何为难之情，都站起身来，挺直身子，让司令员、政委和自己擦身过去。当司令员、政委走到每个战士跟前，战士是先敬礼，而后在衣服上擦去手上泥污再去和首长握手，动作显得有些慌乱，但真挚可爱。

刘伯承司令员提醒陈再道：“敌人不是一冲就垮的，经验证明，突击队突破敌人前沿之后，就地掩护，立即以二梯队向敌人纵深攻击，这样交替前进，夺取敌人工事、交通沟，或院落之后，立即固守，打击敌人的反扑。你自己要到前边亲自去掌握情况，及时采取对策。”最后司令员提醒对方：“战士们多好啊！打了那么多天的仗，又连天大雨，毫无怨言，你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兵？前次攻击受阻，就是因为指挥员轻敌。指挥员心里时刻想着战士，就不会没有责任感。指挥员不在前沿就是失职。对不起我们这么好的兵。”刘伯承司令员在这种时候给下级指挥

员敲响警钟，使他们头脑清醒。

刘伯承司令员、邓小平政委去到王近山的阵地上。王近山大步迎上来，立正敬礼。

王近山个子不高，粗壮，一举一动显得精明强悍，身上蒸腾着一股杀气，特别是战斗到来，对方又是强手的时候。王近山是一员战将，为此分配给他夺取羊山集制高点，攻击六十六军核心工事的任务。王近山对他的任务十分满意。打硬仗、攻坚最能充分发挥王近山的特性。王近山一见司令员、政委就说：“我计划把部队隐蔽地从葛山后村庄侧面两个小高地中间插进去，攻击敌人的制高点。把这两个小高地丢下，留给后边部队解决。这样我可以出敌不意，不和敌人作外围的纠缠。”他指着两个小高地。这两个小高地是羊山敌人西北方向的外围据点。

刘伯承司令员用镜子观察王近山指示的攻击路线说：“同意你的打法。但羊山已经变成了一座完整的野战筑城，我提醒你，”司令员说，“狼山一仗吃掉敌人两个军，那是因为敌人两个军挤在一起，天热，没水，没吃没喝，没住处，没有统一的指挥，所以被你一攻就破。羊山集不同，六十六军是蒋介石的王牌，宋瑞珂又给自己造了个坚固的乌龟壳。他的目的就是死守，拖住我们，等他的援兵到来，里应外合来反包围。羊山已经不是绵羊，而是满身生刺的豪猪，这点你不但要有思想准备，还要拿出办法。”

王近山说：“宋瑞珂只要是肉长的就行，拿不下羊山集我提头来见。”

刘伯承司令员和政委交换了一下眼色说：“王近山立军令状？”

王近山说：“我立军令状。”

刘伯承司令员说：“军中无戏言。”

王近山说：“绝不是戏言。”

刘伯承司令员说：“蒋介石命令顾祝同亲自到商丘指挥作战。”

王近山明白司令员的意思，这是统帅部的决心。他也知道这次作战处境艰难。前面是坚城难摧，不远处又有数倍于我的敌人火急地赶来，而我军背后又是滔滔黄河，背水作战。关键时刻，司令员、政委都来到前边，他已经注意到司令员和政委那一身水湿，两脚黄泥，冒雨到前边来。王近山感激地说：“司令员、政委放心，我们决心拿下羊山集。”

刘伯承司令员说：“我把王仲廉送给我们的榴炮用来对付宋瑞珂，这叫‘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’。”他向王近山说：“战斗一打响就准备连续突击，不给宋瑞珂以缓气的机会。”

王近山说：“我给宋瑞珂准备了一个十六旅。肖永银的十八旅为预备队。”

十八旅旅长肖永银上来敬礼。

刘伯承司令员问：“你的部队呢？”

肖永银说：“就在附近。我带各级指挥员来看地形，熟悉地形，这是我们纵队司令员的命令。”

这就是王近山的性格，把预备队紧紧抓在手边，准备随时投入战斗。因而让团、营、连、排、班长都在看地形。可见王近山的决心和魄力。他是准备着打一次硬仗的。

邓小平政委警告王近山：“准备啃硬骨头。可不是让你去碰硬骨头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不能打红眼就失去理智，用人去拚。”这几句话说得严肃认真，迫使王近山立刻镇定下来，孩子似的承认说：“我尽量克制。”

邓小平政委说：“克制不能解决问题，应当发扬下级的主动攻击精神，多设想困难，研究对策，要班、排长们拿出办法。怎样对付宋瑞珂的火焰喷射器。”

刘伯承司令员、邓小平政委去看部队，通过田间小路，两面庄稼像墙一样的把人夹在中间，路如同铺在一条深深的隧道里。茂盛的庄稼、高粱、玉米像一片稠密的森林。一走进青纱帐，一下子使人怔住，扑面而来一股战争气氛，一块青纱帐就是一个营的战斗方阵，像一座森严的壁垒。正面看像一堵人墙，刀枪林立，寒光闪烁，令人胆颤心惊。柱子立正敬礼。刘伯承司令员认出来了：“柱子，当了排长了。你记得吗？上党战役的时候就是下雨，今天打羊山集又是下雨。全身湿透了吧？”

柱子说：“湿了不怕，最讨厌的是裤子，湿了把腿裹住，妨碍行动。司令员，冲锋的时候挽起裤管行吗？”

司令员明白了，他们虽然是预备队，很可能在紧要关头使用上。

柱子说：“我们纵队司令员说，我们准备上，他亲自带队。他说，他拼上老命也要拿下羊山集。”

刘伯承司令员点点头说：“可以挽起裤管，一切以不妨碍战斗行动为准则。鞋带子必须扎牢，防止脱掉。你是一排之长，要组织好一排人，发挥一排人的作用，用排子手榴弹，排子枪助威力。既交手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。战斗动作要猛、要快，机灵而果敢，如果轮到你们上，那就是战斗到了关键时刻。”

刘伯承司令员、邓小平政委走到民工的地段上。就在隔部队不远的地方，青纱帐里拥挤着密密麻麻的乡亲们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像个热闹的集市。人们用各种各样的东西蒙在头上或披在肩上遮雨，有人什么都没有，直挺挺地在雨里淋着。当刘伯承司令员、邓小平政委走进青纱帐里，乡亲们全都站了起来。

刘伯承司令员说：“乡亲们辛苦了！劳累你们了！”他摘下眼镜擦着眼睛。看到这种场面，没有不被感动的。连十几岁的男孩子、女孩子、姑娘、老婆子都来了。他们看到刘伯承司令员不由地萌生一种感激之情。这是什么语言也难以表达的。乡亲们，千万双寄以无限深情的眼睛迎着他。这就是和日本法西斯苦战

八年，又在上党、平汉、巨野、金乡、定陶、鄄城迭挫强敌的刘、邓。

这时，两个老人挤到前边来。一个老人问道：“还认得我吗？”他仰起脸来让司令员认。

刘伯承司令员说：“梁大爷，陈大爷。哪次你们都来支部援队。我心里真过意不去呀！”

梁大爷把手一摆：“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不都是因为国民党欺侮老百姓太苦了吗？百姓再也活不下去了。”

刘伯承司令员说：“我们打仗，正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从水深火热之中跳出来。”

陈大爷激动地说：“国民党投降日本的师长方先觉，一到鲁西南来就为非作恶，我们真是活不下去了。这次国民党来，羊山集的乡亲们都跑出来了。”他把手一挥，又向司令员：“打羊山集吗？”刘伯承司令员说：“打！”人们一听说打羊山集，都拥上前来。几千张嘴同时发出喊声：“我参加！”“我参加！”“我们都参加！”

青纱帐好像不见了。只见人们举起的胳膊、扁担、锄头、棍、棒、木杈、红缨枪、鸟枪。老人们、青年们、孩子们，几千双愤怒的眼睛表达了誓死杀敌的心愿。

四

七月二十六日，顾祝同的专车从徐州开出，向商丘进发。倾盆大雨从天上泼下来。密不透风的车窗上倾泻着水柱。列车像在深海里游泳，一望无际的豫皖苏大平原，完全被笼罩在灰濛濛的雨雾里，密集成排的雨丝，从高空斜射下来，有力地拍打着列车的棚顶，打击着车窗玻璃，发出砰砰声响。

车厢里，顾祝同和参谋长郭汝瑰俯身在地图上。周围的人忙碌异常，各地不断发来电报，报告情况。看来除去载着总司令和他的参谋长的列车在雨里行驶之外，远在山东中部、南部、西部和豫西等地的部队，全部淋在滂沱大雨里叫苦连天。但是新的命令又从这里发出，命令是：风雨无阻，贻误战机者，杀。

地图上，羊山集周围布满了小旗。包括万福河北岸和独山集一带。刘伯承投入了新的力量，调整了部署。羊山集被团团包围。

郭汝瑰眉头紧皱：“使我不解的是，羊山集共军还没有撤退，难道刘伯承敢和优势国军对抗不成？退一万步想，即便取得羊山集，以后怎么办？来到鲁西南的国军都是精锐之师，刘伯承敢火中取栗不成？”

顾祝同不答。自开封会议之后，山东的攻势实际已宣告停滞。国军在这场

攻势中，损失四个军。集中那么多兵力，未能和陈毅主力决战。鲁西南又损失三个军，一个军尚在包围之中。刘伯承和陈毅又合兵一处。蒋介石指定他来商丘指挥王敬久、王仲廉两兵团对刘伯承作战，王敬久新遭惨败。手下只剩鲁道源的五十八军的云南部队，战力不强，王敬久这个兵团等于被打垮。王仲廉的第四兵团刚刚凑齐，但是王仲廉对刘伯承，简直是闻风丧胆，谈虎色变。他顾祝同也曾经在刘伯承麾下干过几天，那是刘伯承擒了韩德勤，通过韩德勤介绍。当时刘伯承有“四川赵子龙”之称。二十多年后，在鲁西南和刘伯承兵戎相见了。

现在顾祝同的处境是：面对强敌。而自己的手脚——王仲廉、王敬久，又不得力，上边又有蒋介石的干预，使他处于有职无权，无威无信的地位。王敬久没能过万福河解羊山集之围，反倒把一九九师断送。顾祝同一听这消息心凉了半截。

郭汝瑰气愤地说：“国军一个师，而且是主力师，两个小时被消灭，顷刻间灰飞烟灭。现在再命令王敬久北渡万福河，已经不现实了。”他说：“命令王仲廉，自龙垌集向羊山集推进，抚刘伯承侧背。王敬久以五十军策应，解羊山集之围。”

顾祝同同意这一方案。

郭汝瑰下达命令之后说：“我担心这二王不是刘伯承的对手。”

顾祝同不解，刘伯承连续战斗了二十多天，怎么可能还有强大的攻击力。他希望刘伯承不支溃退。这就万事大吉。

郭汝瑰说：“刘伯承深通兵法，不能以常人计算。羊山集还在刘伯承鲁西南战役之中，不在之外。”

顾祝同说：“我以二王的五个军加之，当不在话下，何况邱清泉、欧震来驰援。”

当车开进商丘车站。商丘已经处于战争状态。火车站上下，满是刚刚下车的士兵，全是水湿淋淋，气氛紧张，神情惶惶不安。

顾祝同也惊恐不安。不是蒋介石的命令，他自己是不会来商丘的。徐州多么保险，又有李铁军的十军和八十八军守备，又是设防城市，商丘谁来守备？如果刘伯承南下，商丘首当其冲。

司令部刚刚在商丘安顿下来，徐州报告，“陈毅一、四两纵队突破滕县官桥一线，大队人马漫山遍野地向鲁西南压来。”

顾祝同立即上报南京。

陈毅又有两个纵队来鲁西南，和刘伯承部队加在一起，共十一个纵队。眼见顾祝同额上的汗珠沁出来，迅速地由小变大，跟着就顺脸滚下来，滚到脖子上，肩上的汗衫被印湿了。

郭汝瑰立刻把电扇对准总司令。然后在地图上作出标记。

蒋介石电报：“命令八十五军、七军、四十八军急追；命令五军堵截。”

命令立刻下达各军。

羊山集宋瑞珂告急：“刘伯承连日调整部署，察看地形，有对羊山集发动攻击的迹象。”

羊山集本月十五、十六日，共军两次攻击受阻之后，一直处于休战状态。二十六日突然紧张起来。

顾祝同命令宋瑞珂：“坚守羊山集，援军即刻到达。”

郭汝瑰说：“命令王仲廉、王敬久立刻向羊山集推进，不惜任何代价解羊山集之围。”

整个淮河以北都浸沉在大雨里。顾祝同何尝不知道，这样的大雨势必影响军事行动，但是他要下达命令，而且下达死命令，刻不容缓，因为责任重大。七十四师已经覆没在孟良崮，再不能让六十六军覆没在羊山集。他以为王敬久离羊山集只有二十华里，仅隔一道万福河，而手下五十八军有三个师，可以一战。王仲廉兵团距羊山集只有七十华里，在羊山集西北，万福河北岸。王仲廉出兵抚刘伯承侧背，刘伯承再有胆量也不能无视这一情况。顾祝同此刻多么需要他的下属挺身而出，为他赏脸。他发报各集团军：“兼程前进，风雨无阻，十万火急。”

五

晋冀鲁豫前线司令部，墙上悬起一张放大的羊山镇敌人防御工事图，上面标明我军攻击路线和目标。各纵队司令员赶来领受作战任务。人们一进门就看见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已经坐在桌子跟前，等待着他们的到来。纵队司令员们顾不上脱去湿漉漉的衣服，提着泥污的两脚坐在凳子上，一切注意都集中在司令部绘制的羊山高地和羊山集街道的详图上，注意敌我双方攻守的态势，寻找自己纵队的位置和攻击目标。一坐下来就掏出自己的本子和笔，准备记录命令。因为今天是七月二十七日，对羊山集敌人发起总攻的日子。

李达参谋长报告敌情：“顾祝同于昨天，七月二十六日亲临商丘，指挥王敬久、王仲廉两兵团对我作战。五十八军已经推进到时家店，控制了万福河南岸。王仲廉兵团推进到龙堙集。从报话机上听到敌人呼叫的番号有：五军、七军、四十八军、八十五军、六十五军、五十七军、七十四军、十军正向我逼近……”

刘伯承司令员说：“华东野战军一、四纵队也转到外线，正准备渡过运河西来。华野五个纵队将先后到达鲁西南。我们两家共十个纵队，蒋介石把他自己